

故乡的老灶柴火饭

□余平



故乡的炊烟里总少不了柴火饭的醇香，袅娜的炊烟升起来，它又像母亲年轻时如柳般曼妙的身姿。四季炊烟最本色的还数深秋，时间刚过清晨六点，就有乡村人家的屋顶上开始冒出一缕淡淡的炊烟，接着是第二家、第三家……然后是一村子的瓦灰色，柴火饭的味道于是在村子里弥漫开来。

做柴火饭首先得备好柴禾。以前在我老家农村几乎每家院子里都有一个很大的柴火垛，大部分柴火都是植物秸秆，比如稻草秸秆、麦秸秆、玉米秸秆等等。深秋雨天多，柴火保存很不容易，母亲会买来大片塑料薄膜覆盖在柴火垛上以防受潮。植物秸秆不耐烧，母亲依然要上山砍柴，还要挑柴回家。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母亲本就劳累，还要挑柴下山，那辛苦程度是在城里上班的父亲没有体验过的。

做柴火饭最好用铁锅，铁锅受热好，不走味。米以早米为好，晚米太粘。农村的柴火饭香是因为用柴和火候讲究，焖的时间一定要足够长。母亲先把米饭煮开煮沸，这时要用急火，火一定要旺，等几分钟后连米带汤捞出来，沥干，不

然米就烂在了锅里。母亲再将沥过米汤的米放回锅里，用小火慢慢将饭焖熟，边焖边闻，听到脆响，闻到锅巴的香味就可以了。沥过米汤的柴火饭非常可口，母亲做一次柴火饭，我可以享用松软的米饭、脆香的锅巴、软糯的锅巴粥，吃喝俱全，再蒸上一碗鸡蛋，就着几碟农家青菜，来上二两花生米，这就是儿时我的饕餮大餐。

记得有一年深秋外面下着大雨，我在家百无聊赖便自告奋勇帮母亲做饭。我一个劲地往灶里添柴，结果柴塞得太多，不但火没烧旺，浓烟还从灶口不断溢出，熏得我眼泪直流。我丢下火钳仓皇逃离厨房，母亲在我身后嚷道：“你这个傻小子真是越帮越忙，柴火饭都烧糊了！”

母亲“傻小子”的责骂声似乎现在还萦绕在耳际，时间却像水一般流淌着，转眼我就长大成人，离开了母亲的呵护，在千里之外的城里求学安家，也没机会再吃到母亲做的柴火饭了。城里电饭煲里煲出的米饭总没有母亲做的柴火饭香，真想回到梦中的故乡，在飘雪的冬日坐在堂屋的炭火旁，无拘无束地和母亲拉拉家常，肆无忌惮地吃一顿热乎乎香喷喷的柴火饭。

相隐寺之由来

□方圆

丁酉仲秋，风清气爽，巢湖岸边水阔树绿，气候宜人。受市政协常委、明教寺监院释界山邀请，我们驱车前往即将改造扩建竣工的佛教道场相隐寺参加一个佛学文化座谈会。相隐寺坐落在巢湖北岸黄麓镇小黄山西侧，紧临肥东县，刚刚修通的长黄公路沿面而过。我们从政务区出发，经龙川路、南北高架到环湖北路，过长临，一直向东，全程50分钟，一路顺达。

相隐寺由南向北倚山拾级而建，木石结构，盛唐风格，色彩明丽，央央大观。东西山势逶迤迤，绿树掩映，东边近山，山势陡峭，林木森然。西边夹山之间有一鹅卵石池塘，澄碧如练，绿树倒影，叶茎可辨。从山门到前殿，经大雄宝殿，到藏经楼，登临最高处，向南望去，宽阔的巢湖水天相连，横无际涯，白帆点点，波光耀动，一如范仲淹登岳阳楼而心旷神怡之感受。

据界山法师介绍，相隐寺是唐贞观年间建造的。那个年月，巢湖水患频发，北岸沿线几十公里，一遇洪水，良田淹没，民宅倾覆，百姓苦不堪言。唯有小黄山西侧这一带，每逢潮水涌动，便有一白衣仙女凌空飘荡，身影映照之地，风平浪静，众生安然。当地佛教信众认为这是观世音菩萨护佑，便筹资建寺祭拜。寺成，取名为白衣庵，香火繁盛，绵延千年。明末，朝廷昏庸，官场腐败，其时在京为官的合肥东乡长临河人吴相影，愤世嫉俗，辞官回乡，感白衣庵灵验，拜行伊为师，出家为僧，取名万如和尚。清初，朝廷得知吴相影品行高尚，为官正直，欲征召进京受官以辅政。其时吴相影既愤慨晚明皇室无能，失去江山，更不愿屈节为二臣，侍奉满清，便对朝廷所派之人说：“吾出家之志坚，指南即不向北矣。”遂将白衣庵更名为指南庵。当地佛教信众口传相影为宰相归隐，民间便有相隐寺之说，实是对吴相影气节之赞赏。

清咸丰年间，太平军转战巢湖岸边，指南庵毁于战火，后金陵宝华山隆昌寺住持浩静和

尚等进行修复扩建，有房九十九间半，成为当时巢湖周边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佛家道场。光绪年间，因住持刘和尚为慈禧六十大寿领醮有功，受赐“袈裟”和“玉如意”，庵堂之兴达到顶峰。一九三四年，现任合肥市佛教协会会长妙安法师在指南庵落发为僧，几年后，刚二十岁的妙安担任监院。一九四九年以后，指南庵被陆续拆除，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仅剩三间房舍为大雄宝殿。一九九一年，已掌管合肥明教寺的妙安法师确定指南庵为下院，并发愿重建，更名为指南净寺。当年在北京参加中佛协会议期间，祈请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提写指南净寺之名。当时赵老忙于事务，没有即时写就。两年后，妙安大师有机会与赵老相遇，提起书写指南净寺之事，且把这座寺庙千年以来，起起落落的过程介绍得十分详尽，特别是对周边信众口口相传吴相影归隐之事描述得有声有色。赵朴初不愧一代宗师，慎重思考以后，留指南净寺之名不用，而写“相隐寺”匾额。相隐寺由此而名传佛国，叫响海内外。

今天的相隐寺占地八十余亩，建筑体四万多平方米，中轴线层叠式建筑为佛教活动场地，东侧建有书画院、文藏等设施，西侧有四百多张床位的休闲养老房舍，集多功能于一体。在这绿树青山之间，古朴而肃静的建筑群俨然如一位高士，隐逸在闹市之侧，传承着千年佛学和五千年中华传统文脉，与游人讲述沧桑变幻世事。

在界山法师的陪同下，我们环寺一圈又回到寺前广场，面北仰视赵朴初书写的“相隐寺”匾牌，蓝底托出的鎏金大字端庄而不失飘逸，劲健而含蓄媚柔。赵老是书法大家，取王字之风范，蓄苏体之意韵，仅从字面，即给人无限遐想之空间。况且，“相隐”之“相”，从哲学层面理解，又是内涵深厚，启迪人思。是啊，身处世事纷繁、万象呈现的大千世界，能有一个去处，给自己阶段性地休憩心灵，何不乐而为之？

旅次珠城小令

□徐子芳

忆江南·珠城美

珠城美，秋景丽如花。日暮龙湖天不夜，彩光芳影动天涯，流韵竞春华。歌弦彻，幽径月初斜。靓女暖男红瘦处，暗香温语醉流丹霞，梦里掩窗纱。

长相思·龙子湖

龙子湖，龙子湖，十里湖光裁玉书，风和月影疏。水轻舒，心轻舒，不尽思情对静姝，宵深入梦无？

人月圆·与云饮

秋声正好倩云栖，烟晚柳眉知。长亭画阁，瑶池碧水，香浸红衣。寻诗帘幕，笙歌幽梦，且说相思。流杯闲品，莺语翠袖，人月圆时。

朝中措·栖霞寺

依山古寺入晴空，暮色锁秋风。宝殿巍峨叠嶂，纤尘不染疏钟。高岩天路，寺门深闭，梦醒白云封。禅院孤眠无蝶，闲看佛面雍容。

佳人依旧

□余佳佳

有美人兮？明眸皓齿，巧笑倩兮？她倚在树下轻轻地笑，那笑，穿过茂密的树叶打下的绿荫，穿过雨后芬芳的泥土香气，穿过那白云悠悠蓝天下的闲适心情，直达我的心底。那笑，是四月天里的星星所不及的，是河畔的金柳所不及的，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所不及的。那笑，盛过世间万般美景，不管它灯火阑珊，不管它铁马冰河，只悠悠地携着风情，漫步我的梦中。

她的发微微卷，而那把木梳却可以轻易从头顶滑落至发尾；她的额头光洁无暇，刘海遮住的地方若隐若现地露出罕见的美人尖；那眼，盛着的怕不止万千星辉，笑起来，那份灵动雀跃竟是要从眼中蹦出来一般；那唇，天然的朱红色，莫非真是从古代的美人画像上取下来的吗？我曾听过她的笑声，不似江南女子掩面的红唇一抿，也不似银铃般笑，却只管放肆的笑出声来，带着英气与洒脱向世人宣告她的快乐；我曾听过她的吟唱，她唱有关爱的歌，竟把柔情唱进了骨子里，她唱民谣，唱出了寂寞中的欢乐，偶尔她还会哼几首童谣，到真是把那孩子的天真与快乐融入到歌中了！

她确实为一位佳人，自顾自地在彼端笑着。不知何时，人们发现她灿若星辉的眸子里竟多了几分忧愁与疲惫，朱红色的唇也不怎么爱勾勒出美丽的弧度了。人们问她，她只说：她爱上了一个人。那些经历过爱的人对她说：别因为爱把自己拖垮。她沉默不说话，却在心底说：如果这是爱的代价，我情愿被拖垮。漫漫余生，我情愿为爱痴狂。

她被拖垮了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确实变了。那眸中耀动着的竟只有几粒星星了，更多了几分世态炎凉；那唇依旧美丽，却美在如西施皱眉的那份哀愁上了；那额头似白璧微瑕，被皱纹挤出几条缝隙出来了；那把木梳只能无声的叫嚣着与干枯发丝接触的痛楚……人们看出来，她的爱炙热而浓烈，却如一盏油灯，正把自己燃尽。

她还在，可是佳人依旧否？她笑，笑中少了几分灵活雀跃，却多了一份成熟与笃定；她笑，笑看风云变幻，笑看挫折苦难；她的笑，依旧穿越时空驻我心田；她的笑，依旧踏遍千山入我梦中。她确实有着绝美的容颜。可是她老了，那容颜只在与岁月的博弈中残留微许。人们问她难不难过？她说不难过。为什么呢？岁月总要带走些被天生赋予的东西去告诉你成长的意义啊。她确实是老了，青丝变白发于她更是寻常之事，然而铅华洗尽，褪下的生活真谛却装点了她的内心，依旧美得惊心动魄。噢，还有她深爱的那人，别人问她还爱吗？她答：怎能不爱？至死不渝，万死不休。看来，佳人依旧。

噢，还有人问，她深爱的人是谁？我说，是我；我是她的女儿。